

重庆农民和袁隆平有个约定



黄正文将丰收的南瓜装上车拉到外地销售



黄正文

农民黄正文经商成了富翁,当一家人准备安心做城里人时,却因为和袁隆平相遇,改变了他的想法。他决定:回到农村,从土地里挖出“金矿”来……

想对袁隆平说谢谢

10月28日,“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回到母校西南大学和大学生交流,记者问他:“还记得3年前那个到海南植物园看您培育的特大菠萝的重庆农民吗?”袁隆平一听顿时激动起来:“有印象,有印象,他是到我那里去的第一个真正的农民。”

这个让袁隆平印象深刻的农民叫黄正文,重庆垫江人。当得知这个“真正的农民”现在已办起了垫江县首个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并让100多个农民有了固定收入时,袁隆平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在重庆成立现代农业!”交流会上,袁院士说黄正文式的农民早已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

统型农民,他们今后将成为现代农业的生力军。

黄正文记得,3年前那个夏天中午,在海南热带植物园,当其他参观者离开后,他仍顶着烈日对那个10余公斤重的特大菠萝看了又看。这个菠萝他足足看了4个小时,直到那个观察了他很久的老人出现:“好看么?”他们就这样搭上讪。

“离开时,我才知道,眼前这个平易近人、和自己促膝长谈1个多小时的老人竟是袁隆平。”

“我还会来。”临行前,黄正文说。

“好,你是到我这里来的第一个真正的农民。”袁隆平说。

“这次偶遇影响了我一生。”黄正文说,袁隆平让他对中国农业,对生他养他的土地有了全新认识:“看到那些高科技新品种,你会觉得我们脚下的土地就是一片取之不尽的金矿。”但黄正文至今没能履行这个约定,因为他觉得还不是时候。

10月30日晚,得知袁隆平在重庆呆了三天时,黄正文

大叫“遗憾”:“我好想当面向他说声谢谢。”

梦想曾是当城里人

45岁的黄正文是垫江县白家乡湖滨村人,这里盛产果蔬。

黄正文一副农民打扮,看上去不像百万富翁。他对童年的记忆只有饥饿:“我兄弟姐妹共7人,我排行第5,后来活活饿死4个,我就成了老大。”

1978年4月,初中毕业的黄正文就外出卖苦力、贩红橘,摆地摊……不久,他听说上海的菜生意很挣钱,便决定去上海。他先在上海一菜市场帮菜贩守摊,半年后,他开始自己批发蔬菜零售。

1980年,黄正文回到家乡,“身上揣着1300多元现金和近3000斤全国通用粮票”。在家没呆多久,黄正文又坐不住了,到朝天门当起棒棒。一年后,经熟人介绍,他到重庆华新街鞋厂学做皮鞋,月工资27元。仅三个月,他就学会了制鞋技术,并在重庆市制鞋技术大赛上获得第二名。

两年后,黄正文自己办起皮鞋作坊,一年下来盈利近10万元,这成了他淘到的第一桶金。1986年,黄正文到四川内江做皮鞋,但皮鞋厂一年后倒闭,他亏了20多万元。

1988年,黄正文回到家乡继续做皮鞋,十年后,他的资金积累超过百万元。

1998年夏天,黄正文到山东烟台购买皮鞋原料,无意间发现这里的南瓜与南方的不一样。他找到一老农讨教,得知这个品种叫做蜜本南瓜,口味好、产量高、易种植。想到家乡土地肥沃,黄正文就买了一桶种子,打算回去让乡亲们试种。

“亏了算我的,挣了钱你们自己揣进腰包。”在黄正文承诺下,几个老乡试种了3亩,没想到收成极好,本地南瓜收购价1角,而蜜本南瓜收购价达到4角。次年,黄正文又从烟台邮购了更多种子。白家乡南瓜种植从此蓬勃发展起来,直到现在,重庆主城区很多超市的南瓜就是白家乡出产的。

在经营皮鞋厂时,黄正文说:“我只想在重庆城里买套房子,平凡过一生。”妻子陈小梅也表示,这是他和丈夫一致的梦想。

但是,蜜本南瓜的收益让黄正文对脚下的土地有了一种特别的感觉,“坚决要当城里人”的想法开始动摇。

袁隆平改变他的人生

2005年,黄正文趁送女儿去海南上大学的机会,顺便去海南热带植物园参观。没想到,这次参观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

当他盯着一个特大菠萝看了又看时,一个声音在耳边响起:“好看么?”一个瘦小的老人不知何时站在身边。

“这是我们才培育出的。

你是干什么的?”老人问。

“我,我是个农民。”

二人聊了一个多小时,黄正文第一次从老人口中得知什么是真正的现代农业,什么是真正的农业产业化,第一次明白农业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决定性作用,第一次明白农业对中国的重要性。

“你一定很有本事?”临走时,黄正文小心地问。

“是有些成果。”老人笑着回答。

“哪方面成果呢?”

“水稻!”

“啊——”黄正文惊讶地问:“难道你是袁……袁隆平?”

黄正文没想到,这个瘦小的老人竟是大名鼎鼎的“世界杂交水稻之父”。

“你是到我这里来的第一个真正的农民!”分手时,袁隆平对黄正文说。

“我一定会再来。”

“好,我等你。”

“你是到我这里来的第一个真正的农民”这句话,坚定了黄正文放弃城市,留在农村的决心:“看到那些现代高科技和农业融合的产物,我才发现生我养我的土地竟是一片取之不尽的金矿。”

要从地里挖出“黄金”

回家后,黄正文关闭了皮鞋厂,到全国各地考察别人的现代农业园区,他将所有资金投入农业,租用了1268亩土地,栽种全国最优良的蔬菜品种,办起重庆江滨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示范园分为种植区、养殖区、观光农业三大板块。

由于投入大,短短两年,黄正文留着和妻子到城里安度下半生的近200万元就不见了。

“收手吧!现在收手我们

还可去城里买套小户型房子。”妻子小心地说。可黄正文铁了心要在农村呆一辈子,他相信,明年会好起来:“我打算在两年内实现蔬菜直销,减少中间环节造成的蔬菜价格虚涨,同时完成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5年内把示范园扩大到5000亩,成为全市一流的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

前不久,黄正文又从外地引进一批肉牛和一些最新的蔬菜品种:“不出意外,明年可望创收1000万。”

如今,黄正文的示范园里长年聘请了100名农民工,他们都成了月薪族,农忙时节有200余名工人在地里劳动。每天早上,黄正文和他们一道下地,天黑才收工。农民工周素华说,像她一样的固定工人,每月能领到2000元左右的工资。

2007年,黄正文还组织农民注册了“湖岛牌”商标,并以蜜本南瓜为载体,连续举办了两届“农民品瓜节”。白家乡的蜜本南瓜顺利打入重庆农交会、农产品博览会,受到市场追捧。

“这才是我见到的真正的现代农业!”今年,在对黄正文现代农业示范园实地考察后,垫江县委书记李光金兴奋地说。

“别人在农村时,我出去打工;别人都想进城时,我回来当农民。”黄正文笑着说,自己总不能“与时俱进”。

记者看到,黄正文的名片很特殊,只有两行,一行写的是“黄正文 农民”,另一行便是地址和电话。

黄正文说,等他的示范园小有成就,一定会去海南找那个影响了自己一生的老人——因为,“我和袁隆平有个约。”

据《重庆晚报》

监狱开绿灯 哥哥出监给妹捐骨髓

女儿突患白血病,除了移植配型相同的骨髓,别无良方,而能提供合适骨髓的儿子却是山西临汾监狱的一名服刑人员。

一边是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妹妹,一边是羁押在高墙内的哥哥,面对生与死、情与法的交错,一家之主杨振军会做何选择?监狱方面又会如何配合?

10月28日,在这场特殊救治进入倒计时之际,记者在临汾太原两地采访了有关人员。

晴天霹雳

女儿得了白血病

“二次复查,结果没变,一家人全傻了!”杨振军不忍回忆一个月前,女儿杨霞被确诊为白血病的情景。

刚刚三十出头的杨霞,和丈夫同在洪洞当地一家最大的焦化厂上班,4岁的孩子聪明懂事,一家人其乐融融。

国庆节前后,杨霞在单位例行体检中,被发现血小板异常,医生将她叫到一旁,建议她赶紧去临汾复查。

10月6日,杨振军夫妇陪着女儿一家来到山西临汾市医院接受骨髓穿刺,看着显微镜下肆意游荡的白血病细胞,杨振军双腿发软,几乎已经料到了最严酷的结果,果然,复查显示,杨霞的白细胞高达7万,确诊为白血病。

以杨振军有限的医学知识,女儿所患的病很难治愈。带

着残存的希望,他和老伴陪着女儿来到北京307医院血液科,那里的医生告诉他们,对白血病患者而言,骨髓移植是延长生命周期、达到治愈甚至完全恢复健康的惟一有效方法。

“骨髓的作用就是造血,”看到杨振军满脸疑惑,医生耐心解释,“就是将正常的骨髓输入患者体内,取代病变骨髓,以治疗血液系统的恶性肿瘤。”

“但是……”医生欲言又止,杨振军急忙求教,医生的口气听起来冷峻异常,骨髓移植说起来容易,操作起来却难上加难。且不说高达数十万的手术费用,单是寻找相同配型的供体,就难于上青天。

“配型的最佳选择在同胞之间,由于遗传因素,同胞间配型相同的几率在四分之一,”医生指着一旁流泪不止的杨霞,“如果她是独生女,只能在普通人群中寻找供体,但几率仅为十万分之二,也就是说,十万个人中,仅有两个人可能合适。”

“这么说,杨霞的病还有救!”医生的一番讲解,没有吓退杨振军,反而令他鼓起了无穷希望。离开医院回宾馆的路上,全家人又哭又笑,但一想到“难于上青天”的骨髓源,又不约而同地陷入了沉默。

雪上加霜

儿子在监狱服刑

杨霞是不是家里的独生女?307医院的医生曾再三询问,但杨振军一家支支吾吾,令医生莫名其妙。

说起来,杨振军儿女双全。他和老伴经营着一家饭店,女儿的工作称心如意,儿子杨东

在河北和朋友做生意,这个四口之家曾经令左邻右舍羡慕不已。

缺憾始于10年前,远在河北的儿子生意受挫,一蹶不振,一次酒后冲动,竟然走上街头,对路人实施抢劫,被河北警方抓获,后被当地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9年,在保定某监狱服刑。

消息传到洪洞,杨振军一夜之间白了头发。那些天,他和老伴闭门不出,羞于见人。

时光一晃,几年过去了。其间,儿子多次给家里写信,请求家人宽恕,但杨振军一直硬着心肠,没有给儿子回过片言只语。2000年,儿子被转到临汾监狱服刑,杨振军听说后,只是冷冷一笑,在他心里,这个不争气的儿子,“没有也罢”。

造化弄人。女儿患上了要命的病,要将女儿从死神手中抢回来,配型相同的骨髓成了救命之源,正在监狱服刑的儿子,无疑成了最佳候选人。

“这个念头一出,我自己就否定了。”杨振军说,整整十年,他这个当父亲的,早已将儿子从记忆里删除,现在用得着人家了,再临时抱“佛”脚,“咋想咋不合适”。

儿子暂且不提,女儿的病又十万火急,杨振军夫妇同时想到,“同胞可以,父母是否也可以?”主意一定,夫妇俩相视而笑,好像迷路已久的车,突然找到了回家的方向。

第二天,他们兴冲冲地赶到医院,话未说完,便被医生一口否决,合适的骨髓供体,除了配型相同,年龄的要求也很严格,一般在18到45周岁之间,杨振军夫妇年近六旬,显然属于“高龄”供体,不到万不得

已,医院根本不予考虑。

杨霞所住的307医院,聚集了很多白血病人,有些病友上午还在谈笑风生,下午就撒手人寰。这些活生生的“教材”令杨振军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他决定,抛开所有顾虑,火速“启用”在监狱服刑的儿子。

绝处逢生

监狱大开人性化绿灯

10月20日,怀着极为复杂的心情,杨振军和老伴来到了临汾监狱,这是儿子被判刑以来,夫妇俩第一次踏进监狱大门。

正逢监狱接见日,和往常无数次会见一样,杨振军的儿子杨东一会儿埋头整理床铺,一会儿看着窗外发呆,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他一直认为,接见日是别人的,他在父母心中早就死掉了。”临汾监狱4监区教导员晋军生告诉记者,“听到叫他的名字,他左顾右盼,以为听错了。”

“父子情,啥时候也割不断。”杨振军至今记得当时的情景,十年不见,当初的毛头小子已长成一个个成熟的男子,只是身上的囚衣如此扎眼,一时间,杨振军纵有满腹话语,却不知从何说起。

还是杨母打破了僵局。令他们吃惊的是,母亲的活刚说了一半,杨东已是泪流满面,隔着铁栏,杨东急切地询问父母,“我能为妹妹做什么?需要捐骨髓吗?”

晋军生告诉杨振军夫妇,杨东从河北转到临汾监狱后,表现一直很好,前后已减过两次刑。最令监狱上下印象深刻

的是,去年,杨东看到电视里播出稷山一个女中学生患白血病,向全社会寻找骨髓源的消息,当即向监狱递交申请,请求将自己的骨髓捐给这个“可怜的小妹妹”,可惜,不几天,稷山女孩不治身亡,杨东为此郁闷了好久。

儿子的表现令杨振军欣慰,但他的心马上悬了起来,手心手背都是肉,女儿身患绝症,已属无奈,现在再搭上个儿子……

“我打退堂鼓了,儿子再也不能出意外了,”杨振军说,第二天一大早,他就给临汾监狱打电话,“不办了”。晋军生再三询问,杨振军闭口不言。

消息迅速上报,监狱分管管教的副监狱长孙翔宇马上理解了这位父亲的苦衷,他亲自给杨振军打电话,“先抽血,看能不能配上”,杨振军还在电话那端犹豫,孙翔宇跟了一句,“万一配不上,不是白着急了吗?”

10月22日,在众人关注的目光中,临汾监狱的医务人员为杨东抽取了5cc的静脉血,由杨振军连夜乘飞机送到北京307医院。5天后,从北京传来消息,杨东的配型和妹妹杨霞的6个位点完全相同,要知道,如果有四五个位点相同,已属理想配型,医护人员纷纷赶到杨霞病房,向她拥抱祝贺。杨霞尤其没有忘记给哥哥打一个电话,在临汾监狱的安排下,兄妹俩“久别”十年后,第一次听到了彼此的声音,这对同胞兄妹隔着电话泣不成声。

配型问题解决了,杨东的安全监管转眼间成了头号难题,“这样的事情,别说在临汾监

狱,就是在全省,都是头一遭。”临汾监狱监狱长侯国新说。

一边是生命的呼唤,一边是从未遇到过的考验,侯国新连夜召集紧急会议,同时,火速通知杨振军将有关申请递到监狱狱政科,由狱政科加盖公章,上报监狱,24小时后,这封十万火急的请示报告已放到了省监狱管理局分管副局长王伟的案头。

“我们的行动必须慎之又慎,不能有任何闪失。”王伟说,“但生命大于天,这是共识。”

经过反复论证,10月31日,省监狱管理局正式通知杨振军一家,鉴于杨东的特殊情况,监狱破例批准杨东为杨霞捐献骨髓,但出于种种考虑,杨东的骨髓采集将在太原进行。

骨髓移植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技术要求极高,几天来,北京307医院和承担杨东骨髓采集的山医大一院,就手术的每一个环节多次沟通,确保这场异地救治行动万无一失。

记者在发稿前获悉,临汾监狱已派出专人“护送”杨东来到太原,进行手术前的一系列预处理,远在北京的杨霞也在同步接受移植前的“残酷化疗”,杀死体内的白血病细胞,摧毁原有的免疫系统,以迎接哥哥全新的、健康的骨髓。

从骨髓采集到异地运送再到最后的移植,这场生命救援将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赛跑,必须争分夺秒,一路畅通,确保离开杨东体内的细胞活性不受影响,记者将对这场“亲情之旅、人性之旅、生命之旅”全程跟踪。

据《山西晚报》